

李旻楨《蒙塵的歷史人物與史觀重建》

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階段：一是合群期，崇敬、順從、仿效比自己強的人；二是沙漠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自由精神茁壯生長，重估一切價值。三是創造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但這肯定不是出於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自己，我就是命運。——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在 2018 年暑假，「中國歷史與人物」這堂課讓我領略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丁文江、傅斯年，這十個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們與時俱進的價值觀、以及看待時局新穎獨到的角度，我心中那道以革命史觀築構而成的歷史高牆逐漸褪去固若金湯的表象，內在的邏輯謬誤與思維漏洞終究撐不住思想洪流的猛烈沖刷，巍峨厚牆的碎裂崩解不再渺茫而不可尋。

經過這十個人物的思想洗禮後，我發覺國高中歷史課本講述中國近代史多少有著凸顯革命黨貢獻的弊病，同時削弱立憲派以及精通儒學的舊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力；歌頌辛亥革命終結帝制後帶來的共和制，卻淡化了共和制與軍閥割據亂象的因果關係；推崇革命黨人在中國推行種種現代化改革，卻隱去甲午戰後覺醒的儒學青年帶給社會的覺悟與衝擊。

中國走上革命轉化抑或改革調適的道路不像課本所述那樣的必然，最終辛亥革命爆發而確立的轉化路線也不是眾望所歸。例如康有為早在 1902 年即於〈答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文中揭露共和制與中國分裂高度相關。章太炎為反駁康立憲的論點並提倡革命，隨後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兩條路線曾引爆知識分子關於立憲與共和各有利弊的大規模論戰，並非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支持以轉化的手段救亡圖存。

立憲派通常被認為是一群出身傳統儒學而封建迂腐的清朝遺老組成。然而身為立憲派代表之一的梁啟超於《新民說》裡對於民主政治的幽暗意識、私利與公益的取捨，無一不使當時社會為他的學識與見解所驚豔，其著作更影響後來的胡適、毛澤東。而今日被視為食古不化的傳統儒學分子，其中嚴復《天演論》、譚嗣同《仁學》都顯現吸納西方新思想並反思傳統的改革精神。這些知識分子出自憂患意識，進而不盲目從古、樂於學習新知的胸懷幾乎為教科書所忽視。

我認為以汪宏倫先生提出的「框架」概念，或許較能解釋教科書傾向以革命史觀詮釋近代史的現象。中華民國的創立與辛亥革命密不可分，當國家、執政黨以及革命有著緊密的連結，革命便被當權者賦予一種神聖性，成為鞏固政權的宣傳手段。因此即便辛亥革命並無真正從根部解決帝國主義侵逼、中國民智未開等社會問題，它仍被刻劃為極為成功的歷史進程，連帶著給予國人一種「若要邁向現代化社會，革命是唯一可行且有效的道路」的印象，站在革命對

立面的立憲派或主張其他道路的知識分子便隱約被貼上「守舊迂腐」、「理想化而不切實際」的標籤。如此一來，主張以革命這種「正確手段」改革中國的革命黨自然被視作中國政權延續的正統，歷史的框架並在此時悄然成形。

基於革命即救國的觀念，革命擁護者便是執政者認為在框架內的同伴，立憲派或傾向保守的知識分子則被排除在框架外。框架內「先進的」、「開明的」的手段才能拯救中國，框架外保守的主張與做法只會阻礙國家發展。又因教科書的權威性，大眾不常質疑教科書的內容，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就遵照這樣的模式，形成一種「革命是歷史必經的道路」的集體意識。

為避免陷入他人築構的歷史框架，人們必須從多種角度看待歷史，對既有的史觀進行懷疑重估。例如閱讀近代史不能單看轉化派的主張，立憲派思想在當時社會的地位與影響同樣不可低估。蒐集各方的論點並注意背後的意識形態，接著去蕪存菁，方能全方位建構出歷史的面貌，不再依附權威給予的歷史，一切事物的價值都是由自己評定，進而達成思想獨立。我認為這才是讀歷史學到最寶貴的事。

因此我很喜歡課程期間應邀專題演講的林呈蓉教授在七月中旬的演說，她不同於一般講述明治維新幾乎只論功勞不問過錯的方式，而是側重革新過程中的挫折與阻礙、以及國家富強的過程中所葬送的底層人民權益，點出新政曾引發北海道官有物拂下事件等民怨的事實。那些被迫犧牲的人們在盛世開創之後，絕大多數都在歌舞昇平中從大眾的記憶中抹去。

除此之外，天皇神格化的施行與中央集權制的建立也曾遭受學者大加批評，然而內村鑑三等異議人士先後因針砭時事而遭到下獄或被迫離職，其他知識份子便不敢再抨擊政府。日後日本擊敗被視為西方強權的俄國，戰勝的自豪感與民族榮耀強化了國家多元思維漸趨一元的情況。當反對聲浪逐步削弱甚至從社會上徹底消失，只能看見「天皇崇拜」、「愛國情懷」的皮囊，屆時人人便以為這是日本當時社會的風貌了。

從歷史的框架跳脫後，我才真正能以個人的價值觀評價歷史，而非全然依循課本的思維脈絡進行思考，從此不再因既有印象而對一切事物加以排斥。儘管這些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曾被塵土遮蓋了光芒，他們所期望的啟迪民智，跨越時間的長河的一百餘年，仍有人為此受到思想上的啟蒙而開闊了視野，我想這便是他們靈魂的永垂不朽。